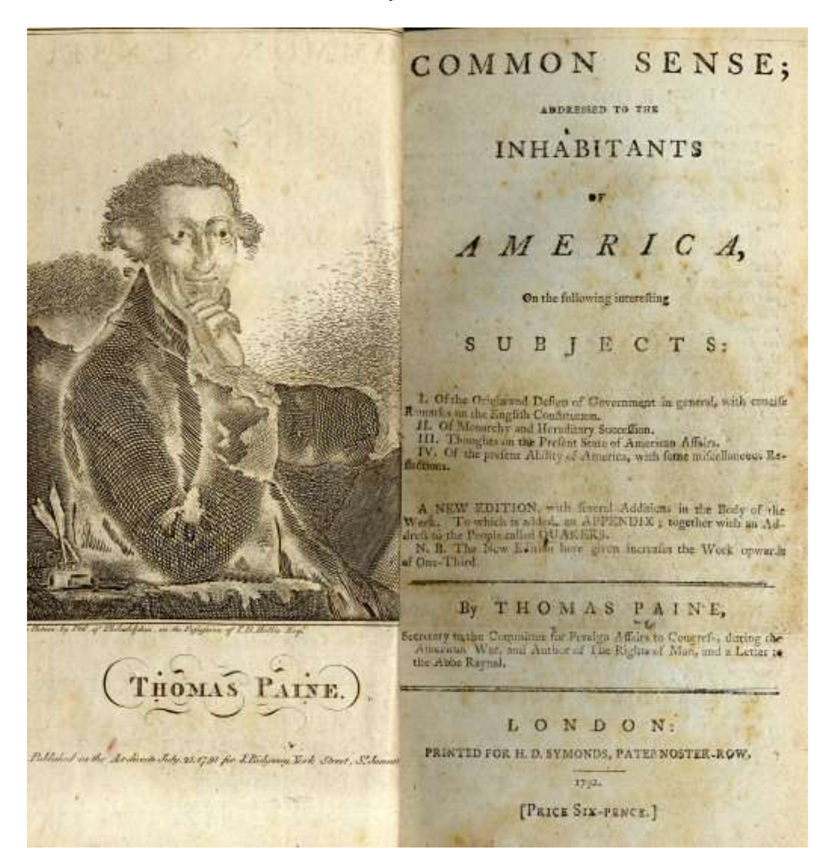
常识

潘恩

Common Sense by Thomas Paine, 1791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ADDRESS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MERICA,

On the following interesting

SUBJECTS:

I. Of the Origin and Design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with concise Remarks on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I. Of Monarchy and Hereditary Succession.
III.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merican Affairs.
IV. Of the present Ability of America, with some miscellaneous Reflections.

A NEW EDITION, with several Additions in the Body of the Work. To which is added, an APPENDIX; together with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called QUAKERS.
N. B. The New Edition here given increases the Work upwards of One-Third.

By THOMAS PAINE,

Secretary to the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 to Congress,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and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a Letter to the Abbe Raynal.

LONDON:

PRINTED FOR H. D. SYMONDS, PATERNOSTER-ROW.

1792.

[PRICE SIX-PENCE.]

译者之言

近读梁文道先生政论文集《常识》，先生谓书名取自潘恩 Thomas Paine 警世之作 Common Sense。网上寻书一读，颇觉刺激。Common Sense 初版于 1776 年，挑战英国政府与皇权之权威；时值美洲殖民与英国抗战初起。潘恩用语简易平白，直陈美国平民百姓，为公开呼吁脱离大英帝国独立之首份著作。潘恩之观点，现今看来确是常识而已，唯是当年君权制度思想根深蒂固，潘恩深入浅出，痛陈君权之弊，振聋起聩。文道先生取同一书名，别有深意。

网上见白话文中译本，译者不知何许人也，略有误译。Common Sense 书成二百年，每多古英语如 ye, hath 等等，白话中译，味道尽失。余不自量力，以语体文重译，一则试笔，二望保存原文神韵，三为补充全文（所见中译版本缺教友派附录部份）。

原文 America, continent 皆为今之「美国」，白话中译本译为「美国」；唯书成之年「美国」尚未独立，无此国名，故遵循原文翻译为「美洲，大陆」，以保留原意。

《常识》语体文中译本以 Creative Commons 之【署名 BY—非商业用途 NC—同样形式分享 SA】条款公开发表。简而言之：译本欢迎随意下载，转载，改写等等，请保留译者署名及不得作商业营利，包括网站不得要求付费下载。

本文署名形式为**《常识》（开放共享中译版），译者：马景文（自学书院），2010 年 4 月**。

译者
2010 年 4 月

原文三版序言

以下文本情绪或许不足以取得普遍认同；然习非已久不知其错，文本表象似乎正确，维护旧习者群起吵闹。然激烈吵闹旋踵即止。时间比理性更能改人信念。长期肆意滥权，已足以质疑权利是否正当（以及受害者探讨时思及之前忽略之其他事宜）；英皇行使本身权利支持所谓彼等之国会，我国良民受此组合欺压，实有本身权利查明彼等之资格，亦为拒绝彼等非法弄权。笔者极力避免吾辈个人之事，无个人之赞美及谴责。智者能士无需册子吹嘘，肤浅敌视者若非因改变思想而过度痛苦，则会适时而止。美洲之目标实为全人类之目标。过往之事未来之事，已非当地之事，实普世之事，影响爱世人之原则，影视关注事件之感情。毁之以武力然后建国，侵犯全人类天赋权利，根除保卫家园之士，此皆上天赋予人有力关注之事，亦为勿理政党谴责笔者关注之事。

附言：新版本稍有延迟，事因要留意（如属必要）任何反驳《独立宣言》之企图：然而至今无人答复，未来恐亦如此，咨询公众期限已过。公众应关注本文内容，无需知晓笔者何人；笔者不隶属政党，在公在私唯受理性与原则指引。

1776 年 2 月 14 日于费城

论政府一般起源与设计，并简评英伦宪制

有把社会和政府混淆，彼此只有少许甚或全无区别；两者实际不仅不同，且源头有异。社会，源于吾人之欲望；政府，源于吾人之邪恶；社会动人以同德同心，积极增进幸福，政府抑制恶行，消极增进幸福。一则鼓励交往，一则制造差别。前者奖励，后者惩罚。

各种情况之社会皆为好事，最好情况之政府亦只是必然之恶，极劣政府为不可容忍之祸；若然国家无政府，吾人身受之苦，与有政府但受其所炙之苦，每因反思致祸皆为吾人所赐而倍感痛心。政府如衣服，天真不再之表征；皇家宫殿筑于乐园亭阙之废墟。如人皆清明、同一与遵循良知之冲动，岂有立法者之必要；唯世情相左，人有必要舍弃部分财产，设置措施以保护其余；一如其他场合唯谨唯慎，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政府所为，维护安宁为至要，无可置疑最可能向吾人保证安宁者求其花费最少得益最大，吾人乐意接受。

为求清楚正确了解政府意图与设计，假设世间有孤零之地，人口稀疏，离世隔绝；彼等为世上或国家初民。身处此自然自由状态，百般思量先念及社会。一人之力无以应付需求，一人心境不堪永恒孤寂，必要寻求他人之助慰藉，彼等所求雷同。合四五人之力，终能建栖息之所于旷野；唯是一人劳碌终生而一无所成。砍木而未能搬动，搬动而未能竖立；或因饥馑，或因其他需求半途而废。或疾病或不幸而致命；或虽未致命而生计无着，死活无助。

需求，吸力者也，新移民因吸力组成社会，公平相处，无庸法律与政府约束；然而唯上天方无邪

恶，黎民克服迁居之初种种困难，势必忽视共业。怠懈如斯，必要政府弥补道德之缺。

以大树为议事堂，移民群集，讨论公共问题。首批法律只为条例，违规者众人鄙视以为惩罚。此等雏形议会，人人皆得天赋权利之席位。

移民区发展日盛，公众事务亦然，百姓相距渐远，无得方便相聚；初始人数不多，毗邻而居，公众事无几且琐碎，为求方便，宜由全体选出代表订立规例，彼等代表理应一如全体出席同样尽心。如若移民区持续发展，必要扩大代表名额，分成区域各选代表，以照顾移民区各部分利益。为保证当选代表不自成利益团体，远离选民，经常选举乃审慎之计：当选代表数月即回归群体生活，尽忠群众而不致自找麻烦。代表轮替建立小区共同利益，彼此互相扶持；政府权势，黎民福祉，皆系于此（而非无意义之帝王名号）。

此为政府兴起之源：因人无德无行管治世界，方有此形式，方有政府之设计及目的，即自由与安宁是也。故无论五色令人目眩，五音令人耳聋，偏见丧人意志，利益迷人心窍，然天赋理性坦言此为正途。

余每思及政府体制，借鉴人力无从推翻之天赋原则，即事物愈简单愈难出错，即有乱子亦较易纠正；以此原则，余仅缀数言论及英伦政制。英伦政制成于黑暗奴隶时代，诚可贵也。其时世上每多暴政，有此寸进已属光荣救赎。然而亦轻易可见此政制既非完备、偶有动乱、口惠而实不至。

极权政制（虽为人性耻辱）因其简单而有好处；百姓受苦，深知苦从何来，亦明解补救之道，不惑于纷纭成因及解决。然而英伦政制复杂，举国多年受苦而不明其所以然，众说纷纭，政治医师各有灵方。

去其当地或由来已久之偏见，难矣；细察英伦宪制，可知其实为两大旧有暴政之残余，混入现代共和体制。

其一，以君主为体，皇权暴政之残余。其二，以上议院为体，贵族暴政之残余。其三，以下议院为体，新共和政制成分；英伦自由以此为基础。

皇权贵族皆为世袭，与百姓无关；就宪制而言，亦对国家自由毫无贡献。

若谓英伦政制三权合一，互相牵制，诚然可笑；此等话语毫无意义，自相矛盾。

其一谓皇帝如无人监督，不堪信任；即谓极权乃皇权之痼疾。其二，为此授命下议院不比皇帝贤明或更堪信任。

然而宪制既授权下议院把持供给以牵制皇帝，又授权皇帝否决下议院其他议案以牵制下议院；岂

不是以为皇帝圣明更甚于已认定胜于皇帝之贤士。荒谬而已矣！

皇权政制有极端可笑之事；政制先使人与讯息隔绝，后授权解决高度智慧方可解决之问题。皇帝与世隔离，然职务要求洞悉世情；两者情理互逆互毁，可证明皇帝本质荒谬无用。

有作者如是解释英伦政制：皇帝与百姓各处一方；上议院代表皇帝，下议院代表百姓；然而本为一体之议会于是分割；此说法文辞华丽，然一经推敲顿见别无意义，含糊不清；世情往往如此：言辞虽美，所陈述者皆子乌虚有，不明所以，空洞声音唯悦耳而已矣，未有可供思考之内容。究其原因，此解释有前提问题，即百姓既敬且惧皇权，又要时刻牵制，皇帝从何而来？必要制衡之权力既非贤士亦非神授；然而宪制假设有此权力。

宪制不堪此重任；手段未能亦无从达致目的，总体等同自杀：机器轮子必由较重轮子推动，故必要知道政制何者为重，重者管治一切：他者如齿轮等可调控，但未能停止运动。未能停止运动即是徒劳无功：第一重力终将为所欲为，随着时间终能达到要求之速度。

无庸置疑，皇室为英伦政制主控部分；不说自明，其地位奠基于掌控土地薪津；吾人有先见把专制皇权拒诸门外，失败之处在于钥匙上献皇室。

英人支持皇帝，上下议院形式之政府，此成见多是源于民族自豪而非理智。英人无疑感觉身处英伦比他国安全：英皇意志即国家法律，一如法国；不同之处在于英皇无需直接口谕，而是通过议会法案此可怕形式颁布天下。查理一世之命运提醒皇帝狡猾行事，而非正直行事。

放下赞成形式与结构之全部民族自豪与偏见，简易真理：英皇不如土耳其皇帝暴虐，全因百姓素质，非因政府制度。

此时探讨英伦政制形式之错误，实属必要；若吾人持续受误导偏见影响，势不能公正评价他人；若吾人坚持偏见，亦不能公正评价本身。男子眷恋娼妓，不配选择或品评妻子；赞同腐朽政制，亦无从识别良好政制。

论君主政体与世袭

创世之际，人人本来平等，平等因其后情况被破坏：无需用上欺压贪婪等尖酸刺耳词语，已可解释贫富差距。欺压常是财富之结果，少有是财富之手段；贪婪使人免陷无可避免之贫困，唯怯于致富。

亦有天道或宗教未能解释之另类贫富差距，即君民之分。阴阳乃自然差别，善恶乃天道差别；求探讨者，何解有新种族生来已高于他人？促进人类幸福耶？陷人于苦难耶？

世界之初，经文记载并无皇帝，亦无战祸；陷人类于混乱者，乃因皇帝傲慢。荷兰无国君，百年安享太平，犹胜任何君主政制欧洲国家。见诸古史，初期宗族社会美妙特色至犹太皇族史已荡然无存。

帝皇统治始于非耶教信徒，犹太人继之。此为魔鬼鼓励偶像崇拜之最得意创作。非耶教信徒奉先皇为神圣，耶教世界进而恭奉在世君王。陛下圣号加诸瞬间归于尘土之可怜虫，不敬不诚甚已矣！

一人地位高于他人，天赋平等权利及经文权威无从解释；Gideon 与先知 Samuel 宣示万能上帝之意愿，明白否定皇帝管治。

皇权政府巧言令色掩饰反对君主政制之经文，政府尚待组织之国家堪需注意。经文论及皇廷有云：「西泽之物当归西泽」，并无支持皇权政制，概因此其时犹太人隶属罗马人，并无皇帝。

自摩西记述创世之还，三千年后犹太人梦想有皇帝。在此之前，其政制（全能之主干涉之特殊情况除外）类似共和，主事者者审判官与宗族族长，并无皇帝；万军之耶和华以外，承认他人有此称号即为罪恶。信徒严肃反思盲目崇拜凡人皇帝，深信全能之主为保护本身荣誉，必然否定无礼侵犯上天特权之政制形式。

经文视皇权政制为犹太人原罪，宣示日后必被诅咒；经文所言颇堪一读。

犹太人受米甸人欺压，Gideon 兵微将寡伐之，得神之助而胜。犹太人兴高采烈，感恩 Gideon 领军有方，奉他为皇，曰：「愿汝及子孙管治吾人。」得此皇位，子孙继之，此诚最大诱惑；Gideon 恳辞曰：「余不为王，子孙不为王，汝等之王唯耶和华。」此话清楚；Gideon 非恳辞荣誉，实是认为彼等无授予荣誉之权利，亦无矫情致谢，反以先知磊落之言指责彼等并无尊重上天之君主。

百又三十年后，彼等故态复萌。难以解释犹太人何以执着非耶教崇拜偶像风俗；事缘 Samuel 有二子负责教区事务，行为不捡；犹太人抗议 Samuel 谓：「汝年纪老迈，儿子忤逆，必须一如他国，立皇帝审理吾人。」无疑彼等动机不良，意欲仿效非耶教国家，唯是彼等真正荣耀应与他国有别。「Samuel 听闻要立王管治，甚为不乐，遂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告知 Samuel：百姓所言，汝从之；彼等非拒尔，拒余也；彼等不欲以余为王。余带领出埃及至今，彼等离弃余，事奉他神，现今舍尔。汝允彼等所求，警戒王如何管治；」非某一皇帝，乃以色列人亟欲模仿世间之王。

于今年代久远，作法不同，然本质依旧。「Samuel 传耶和华宣示，告知求立王之百姓：管治汝等之王：必遣汝子驱车赶马，奔走战车之前」（犹如今之强人）；「委其管理千人百人，为王仆耕种收割，制兵器战车；必遣汝女儿作厨娘」（述皇帝之奢华欺压）；「必取汝之良田、葡萄园、橄榄园，分赐臣仆；汝之庄稼葡萄，必十取其一，分赐官员臣仆」（由此可见王惯常贪污腐败徇私）；「汝之男女仆婢壮丁、必十取其一，供其劳役；汝之羊群，必十取其一；汝等必为仆役。汝等必因所选之王哀号，然耶和华充耳不闻。」

此皇权存在之由；自古以来明君寥寥无几，无以正其名，亦未能洗脱立王原罪；戴维深获好评，非因其为王之道，而在于彼以上帝本心为人。『然而百姓漠视 Samuel；众曰：「非也，吾等必要有王管治，一如他国；王管治吾人，统率征战。」

Samuel 苦口婆心，徒劳无功；责彼等忘恩负义，亦皆枉然；Samuel 见彼等冥顽不灵，怒曰：「吾必上告耶和华，雷轰雨降（此时麦子收割，实属惩罚），汝等方知要求立王实是在主之前犯大罪。」Samuel 上告耶和华，神当天雷轰雨降，百姓惧甚，求情 Samuel 祷告汝神耶和华放生；求立王已是罪上加罪。」』经文清晰明白，绝不含糊。万能之主确实反对皇权政制；若非如此，则经文为伪造，信奉耶教各国有理由不公诸于世，因各国皇权全是教皇政制。

皇权政制有弊，世袭亦然；皇权政制乃人之堕落失势，理所当然之世袭则强加侮辱于子孙。人本生来平等，即使本人有所作为值得当代百姓尊敬，亦不可以或应该因其出身有权建立永远优越他人之家族，其后辈极可能绝对不配承袭荣誉。皇权世袭荒谬，其有力明证为上天并不赞同，时常冷眼看着人间众多狐假虎威蠢事。

其二，社会荣誉初始皆为众人所赐，彼等无权放弃子孙之权利；彼等谓：「吾人推汝为王」，又岂能谓：「汝子孙永为吾人子孙之王」，此诚极不公平对待后代。如此愚蠢不公不合常理协议或许拱手奉送朝代予恶人笨蛋。贤明之士大多私下蔑视世袭；然而如此邪恶一旦根深蒂固即颇难根治；有人因恐惧而从之，有人因迷信而从之，权势中人与王狼狈为奸掠夺他人。

或谓世上当今之王皆有光荣来历：若然去掉古时黑幕追溯彼等发迹之迹，即见彼等为不法之徒恶棍祸首，以暴行狡诈换得盗匪头领之称号：因扩大势力与掠夺吓唬手无寸铁之良民进贡以求保护。推举之民必定无意谓其后人世代承袭此等权利，永远放弃本身权利亦不符世人自称自由不受制约之原则。故皇权世袭之初并非理所当然，只为临时苟且之法：古史钩沉，传统历史皆为故事之说：数代之后方便捏造一如穆罕默德之适时故事，硬生迫使百姓接受世袭之说。头目逝世新人未选之际（恶棍争权焉能平安无事），或许百姓惊恐有乱，初时赞同世袭之说；于是权宜之计转称为权利，之前如是，于今如是。

英伦被征服以还，明君廖廖可数，百姓受昏君痛苦统治更多：有识之士不以威廉征服者之治为光彩。法国野种带领武装匪徒登陆，逆土人之意自立为英伦国王，其出身实是卑贱无赖，断无神圣可言。揭露世袭之胡言实属白费气力；有笨蛋信奉之，愚蠢崇拜狐假虎威；。余任之，唯问王从何而来？。

或抽签，或选举，或篡位。若首任皇帝以抽签定出，亦不应成为先例，后世不应世袭。Saul 抽签为王，继位者非由世袭，过程亦无任何意图改为世袭。如一国首任皇帝源自选举，继任者亦需遵从先例；若谓选民首次选出皇帝亦即选出永久皇族，经文内外与此相提并论者唯原罪之说而矣，原罪假说因亚当一人废掉全人类自由意志；与此对照，唯一结论世袭承继绝无光采；见诸因亚当

一人而人皆有原罪，见诸后人全要遵从首批选民；见诸全人类受撒旦摆布；见诸部份人受统治者摆布；前者丧失纯真，后者丧失主权；两者使吾等无力重拾之前状态与特权，无可辩驳原罪与世袭相类似。丢脸之并排！丢脸之关系！然而能言之士亦无更恰当之譬喻。

言及篡位，无人敢砌辞辩护；威廉一世篡夺皇位亦不容否认。英国皇朝旧事实不堪细看。

然吾人关注世袭承继之荒谬，亦应关注其邪恶。若能保证明君世袭，神或许之，然世袭者愚人恶人下流之士，其本质为欺压。自视天生为统治者，他人生为奴才，必将放肆无礼。自忖人中之龙，心灵早为妄自尊大荼毒；其行走之世界，有别于黎民世界，彼等绝无机会理解世事，世袭登基时实为国中最无知无能之人。

世袭承继之另一邪恶，黄毛小子可继其位；此时摄政以皇帝之名治国，每每背信弃义。或是皇帝年迈体衰，其败如一。幼帝乎，老皇乎，无赖把弄朝政，百姓皆蒙其害。

赞同世袭者或谓此保国安宁，免于内战；果然如此，此说有理；唯此乃欺骗众生极大谎言。英国通史无此史实。威廉一世征服英伦以还，此动荡国家经三十皇帝幼帝二人统治，此其时内战八次叛乱十九回。于和平无益，亦摧毁国家之基。

约克与兰卡斯特两族争夺皇权，多年陷英伦于血战。亨利与爱德华激战十二回合，冲突围城不计其数。亨利爱德华互为阶下囚。战事未决，举国命运未决，起事者两人之私事；亨利离大牢返皇宫，爱德华逃亡外国；然脾性转变势难持久，亨利逐下皇位，爱德华继之。国会一贯追随强者。

斗争始于亨利六世，止于亨利七世统合两族，自 1422 至 1489 年整整六十七年，。

简言之，皇权与承继陷世间于血泊尘土，非仅此国彼国。上帝已言反对此政制，故流血随之。

皇帝所为何事？细察实无所事事，胡混度日，了无生趣，国事无成，与世隔绝，后继者亦然庸碌。极权皇朝之民政军事全归皇帝；以色列子民求立王时诉说：「王管治吾人，统率征战。」。如英伦之国，皇帝既不审理，亦不出战，百思不明其所事事。

政制近乎共和，皇帝之事越少。何以正名英伦政制？难矣。William Meredith 爵士称之为共和；观其现况实名不符实；皇帝掌控官职，贪污腐败，把持全部权力，下议院（政制之共和部分）几近失效，英伦政制庶几近于法国西班牙之皇权政制。众人不明解名之真义而争议不息。英人自豪者非因皇权，乃英国政制之共和部分，本身团体自由选出下院议员——显而易见共和失效，奴役随之。英伦政制之病，皆因皇权毒害共和；皇室占据下议院。

英皇可作之事，唯征战卖官而已，陷国家于贫穷纷争。年津八十万英镑，万民敬仰，英皇实为最好营生！于社会，于上帝眼中，老实人远胜于古往今来之戴冕恶棍。

论美洲目前形势

段落陈述简单事实、浅明论点及常人见识，唯求看官摒除偏见成见，以理性感情直率判断，扩大视野。

论述英美之争，浩卷繁帙；人人参与，各有动机心思，惜毫无建树，至今论战沉沦，以武力裁决，英皇最后定夺，大陆从之。

有谓下院抨击已故 Pelham 先生（干练大臣，然不无过错）之措施只为临时周张，先生曰：「终吾一生此法可行。」殖民区如今抗议正是此致命不人道之思想，彼等先人遗臭万年矣。

普天之下，此事最为显彰，此非一城一郡一省一国之事，而是关乎地球可居地八分之一大陆；此非一日一年或一代之事，子孙后代全参与抗争，日后之事或多或少受现今影响。此时正是大陆团结信义荣誉萌芽之时。橡树幼干针刺小字，随树木生长而扩大，后世读之已是巍然大字。

不以争论解决问题，改用武力，是为政治新纪元之新思维。冲突起于四月十九日，以前规划建议已是去年皇历；适用于当时，如今无用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终归结论与大英结盟，形式有异；一方动之以武，一方动之以义；前者已然失败，后者已然失效

讨论和解好处之议论纷纷，然美梦已逝，吾等并无寸进，吾等应检视相反论点，探究殖民地联系依附大英所受之苦。吾等检视关系依附应基于天道原则常识：脱离之有何可信任，依附之有何可期望，。

余听闻有人声称美洲因与大英连系而兴旺，未来幸福亦有赖焉；此说大错特错。或曰婴孩哺奶长大，岂非永不吃肉，或曰以人之初二十年为其后二十年之范例。此说并不真实；余可断言微欧洲强权指三说四，美洲依然繁荣甚或繁荣更甚。美洲赖以致富者皆为生活必需品，有欧人之饮食习俗，贸易必有市场。

然亦有人谓美洲得欧洲保护。诚然欧洲曾关注美洲，合彼之力与吾等保卫大陆，然欧洲亦会以贸易及版图理由保卫土耳其。

噫！吾人深受古老偏见迷惑，因迷信而犯大错。吾等声言曾受大英保护，漠视利益为其动机而非照顾；保护吾等实为彼之因由抵御彼之仇敌，非为吾等之因由抵御吾等之仇敌；此等仇敌与吾并无瓜葛，只为彼之因由而为敌。如大英放弃管辖大陆，大陆摆脱依附，纵使法国西班牙与大英开战，吾等与两国可和平共处。汉诺威皇廷战争之祸，吾等应醒觉依附之害。

国会中人最近声言殖民地连系必由主系国主事，即谓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等皆通过英伦结为姊

妹殖民州，如此关系诚属转弯抹角，亦为近似证明敌意之简便直接之法。过往将来法国西班牙皆非美洲人之敌，与彼为敌者唯大英子民而已。

亦有人谓大英为主系国。若然如此，大英所为更属无耻。虎毒不食儿，蛮人不战族人。若此言属实，英人实应内疚；然此言实属错误或半错不对。英皇与其帮凶阴险以主系国之名荼毒吾人轻信他人之弱点。美洲之祖国实为欧洲，非英伦也。酷爱公民宗教自由受迫害之欧洲各地人士皆庇护于此新世界。彼等非为逃离慈母怀抱，乃为远离残酷恶魔；英伦暴政驱逐早期移民离乡背井，于今依然追杀彼等后人。

大地宽广，无需局限于三百六十英里蕞尔之地（英国之宽度），吾人应胸襟豁达交谊四海，与欧洲基督教徒为友。

吾人广交良朋，逐渐克服井蛙之见，不亦乐乎？英伦小镇分为教区，生于此，相识必属同一教区（彼此利益相同），以邻居相称；离家数里见面，则称之为乡亲，舍弃街道之狭窄观念；在他郡相遇，则称之为老乡，舍弃街道城镇之细分；在他国旅行相遇，如法国或欧洲任何地方，本土认同扩大称之为英人。如此类推，欧洲人相遇于美洲或世界各地，皆以国人相称；英荷德瑞等国于大规模世界之地位，等同街城镇郡省等小规模细分；大陆人民以此等分界过于限制。本州岛（宾夕法尼亚）居民，英人后代不到三分之一。以英伦为主系国之辞余见以为是错误自私狭隘小器。

承认本身为英人后裔，有何意义？毫无意义。英国现为公敌，摧毁其他一切名衔：与其谓吾等应致力调解，此诚荒谬可笑。英皇室首位皇帝（威廉一世）及贵族半数皆为法国后裔；推而论之，英国应受法国统治。

英国与殖民地之协同势力，已有多番讨论，谓联合势力足与世界抗衡。此只为推测之言而已；战争命运捉摸不定，所言亦毫无意义；概因大陆人民无意支持英国在亚非欧之武力。

再者吾等与世界抗衡意欲何为？吾人只求贸易，处理得当必赢得欧洲和平友谊；美洲自由港乃全欧洲利益所在。贸易永为美洲之保护，美洲无金无银，外力无意入侵。

最热心倡议调解之士，能否指出大陆与大英联系有何好处？。余一再强调此一无好处。吾人之谷物可在欧洲任何市场出售，吾人支付货物可从任何地方进行。

然而吾等因此联系蒙受不公损害未有量化；为己为人吾等应废除联盟：为因臣服依附大英势促使大陆涉足欧洲战事纷争，吾人与彼国向无交恶，本应为友如今反成仇敌。欧洲为吾人之贸易市场，无谓只与部份国家联系。美洲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纷争，然如依附英国势难成事，依附英国反成英国政治天秤之法码。

欧洲多国长久交恶，若英国与外国开战，美洲因其与英国之关系，贸易必受严重影响。过往未来

之战结果不一；若然如此，此时推崇和解者将来希望分离，因保持中立比武装更能保护安全。正确合理呼吁分离方为上计。逝者之血，上天泣告，皆谓「适时分手矣。」上天安置英伦与美洲之位置显见天道无意两者互为主仆。此论点得助于发现大陆之时间及移民之概况。宗教改革先于发现美洲，仿如全能之主慷慨为其后不容于本国之受害者设置庇护。

大英管治大陆之权力，只为政府形式，或迟或早必然终结：「现今宪制」只为权宜之计，有识之士认真思考虑未来，难以借鉴。吾等为人父母亦感戚然，概因政府寿命不长，未能保障吾等遗传后代之遗产。简而论之，吾等既使后人负债，先应妥当运作，而非任意妄为。正当确认吾人责任，必要妥当照顾子女，定立吾等社会地位；有崇高地位方能检视因恐惧偏见而蒙蔽之远景。

余小心翼翼无谓开罪他人，然余以为倡言和解者可归纳为不可置信之利益中人，不能见物之弱者，不愿见物之偏见之人，言过其实重视欧洲之中庸之才；众生之中，唯中庸之士因其考虑不周为害大陆至大。

其居所有幸远离当今恨事者，祸害不在其家门，未能感觉北美财富全归他人所有之不安感受。若是片刻想象波士顿此灾难之地，可学会聪明教导吾人永远唾弃不能信任之政权。波市居民数月前安逸过活，现今或是在家挨饿，或是他乡行乞。留守城中每有友方炮击，离城出走面临士兵洗劫；波市居民目前囚于绝境，救援彼等之总攻击陷彼等于双方军队炮火。

脾性被动者多少轻视大英罪行，仍然乐观叫嚷：「纵使如此吾等亦可为友。」唯检视人之感情感觉：以天道衡量和解主张，能否以热爱尊敬忠诚侍奉以刀剑毁坏吾土吾民之政权？若此事不成，所言只是自欺欺人而矣，苟且拖延足以遗害子孙。汝等与大英之联系，既非因感情荣誉，只为被迫刻意，形成于目前权宜，必将更甚于以往之不幸。若谓往者已矣，余必细问汝之房屋曾否烧毁？曾否目睹汝之财产被毁？妻儿有否安居饱餐？父母儿女有否罹难；唯汝死里逃生？有幸免此惨事者不足以理解有此遭遇者。若汝曾遭此劫难，犹可与凶手握手，汝实背叛良人慈父挚友爱人之名，无论汝之地位头衔，实为谄媚懦夫。

此非煽动夸大，仅以天道所行之感觉感情审视，微此不能肩负人生之社会责任，亦未能享受人生幸福。余意并非揭露恐怖以挑衅，而要唤醒吾人于致命非人昏睡，决志追求确定目标。如美洲不自败于拖延怯懦，英国欧洲无以征服美洲。当前冬季应用得宜，远胜经年累月；如磋跎玩忽，大陆势将陷于不复；吾人若虚耗如斯宝贵可用时光，任何惩处皆不为过。

引证之前普世万物，以为大陆可长期受任何外来势力支配之言实属矛盾。至乐观之英人亦不苟同。此时此刻，为保大陆即使一年安稳，人之智慧唯一之计为分离。至今和解只是谬误痴梦。天道背弃此连系，人力无所作为。米尔顿曾言：「仇恨如此深痛，永远不能真正和解。」

温和争取和平尽皆失灵。吾人之恳求不屑一顾；吾等无奈相信反复恳请，徒显皇帝自负顽固；欧洲皇帝专权，其因莫过于此；丹麦瑞典足为明证。既然唯动武见效，上天见怜，应许吾人最终分

离，子孙毋因父子此无聊污名被杀戮。

谓彼等无庸一错再错，此言一厢情愿；取缔印花恶税，吾等曾有此说，然一两年光景吾辈恍然觉悟；谓战败之国永不寻衅，此言亦属枉然。

以政论政，英国无力照顾大陆：管治事务繁重细微，英国离吾人既遥远且无知，实难有效管治；彼等要管治吾等，必先要征服。三四千里以外处理事情申请，回复已耗时四五月，解释又五六月，数年后必当认识如此处事实属荒唐幼稚。彼其时或许适当，此其时应废除。

蕞尔小岛未能自保，可置于帝国受其保护；若谓大陆永受岛国统治，诚为荒天下之大谬。苍穹未见卫星大于主属恒星；英美关系之自然规律，显见两者归属不同体系。英国归属欧洲，美洲归属本身。

余倡议分离独立，非因骄傲党派愤懑；余深信必须如此方符合大陆真正利益；措施未能达此目标只为权宜之计，福祉无以为继；进一步则大陆为世界之光，退一步则战事耽搁子孙。

英国既无妥协之意，吾人几可肯定无可取得大陆接受之条件足以补偿吾辈之生命财产损失。

吾人争取必需与损失有公正比例。撤换 North 或可恶团伙，未抵吾人百万家财损失。若能推翻吾人反对之法案，暂止贸易略有不便，然而物有所值；若是整个大陆愤而起义，人人参军，为废除法案征战卑劣部门，代价太大；为求争取土地，一如推翻法案而付上班克山战役之代价，傻事也。余以为大陆独立乃迟早之事，大陆越趋成熟，成事不远矣。战争爆发初期，除非吾人认真，否则无谓另生事端，随着时日问题终能解决；犹如佃户租约届满，兴讼侵占田地，浪费家财而矣。1775 年 4 月 19 日凶日之前，渴望和解无及余者，唯是惨事当日暴露，余永远拒绝冷酷乖戾之英伦法老王，鄙视僭称「百姓父皇」之恶棍冷酷接报屠杀之事，灵魂沾血入梦。

若谓事情已得弥补，后事将如何？余谓此乃大陆之毁灭，其理有据。

其一为皇帝依然把持管治权力，足以否决大陆全部立法。皇帝自揭与自由为敌，渴求专制权力，想当然彼必宣示殖民地：「汝等立法必随朕意。」美洲百姓非愚昧，应知现行之所谓宪制，大陆立法先得皇帝批准；美洲百姓非愚蠢，预见（见前车之鉴）皇帝批准之立法只为彼好处。英伦制定大陆之法，大陆无法可依，两者皆陷吾人于奴隶。或谓事情经已弥补，岂有人尚在疑惑皇帝必力压大陆于卑微？与其迈步向前，吾等反而倒退，或陷于争论不止，荒谬请求。吾人之强大，已非英皇乐见，必力图削弱吾人。一言曰之，嫉妒吾人兴旺之政权岂可统治吾人？同意者即拥护独立，概因独立问题即谓吾人应否制定吾人之法律，抑由大陆目前将来之大敌英皇宣示：「汝等立法必随朕意。」

或谓英皇于本国有否决权力；英人立法必先经皇帝批准。以情理论之，此实为荒谬：弱冠少年（往

事每多如此）宣示几百万年长聪明百姓：「朕禁此法。」。余身处大陆，拒绝如此宣示，亦将竭力直陈其荒唐之处；余以为英皇居于英伦，不居于美洲，情况不同。英皇有权否决，于大陆之危害十倍于英伦；英皇势必同意英伦致力国防法案，断然否决美洲通过。

美洲于英国政治只属次要。英伦照顾本国利益方考虑美国。若是无关或抵触本国利益，英伦为本身利害必致力压制吾人增长。前车可鉴，如此二手政府，吾人处境堪怜。改名换姓，不足以化敌为友。余断言和解说法实属危险，为求恢复在各省地位，英皇此时政策势必推翻法案，短期暴力武力未能奏效，改以长期阴险诡计。和解紧密关连毁灭。

其二、即使吾等争取最佳条件，亦只为权宜之计或看管政府，俟殖民地成熟即废，在此期间情况既不稳定亦无前途。有家产者不愿移民政制系于一线之国家，骚动混乱不断之国家；当地居民抓住时机处置产业，离开大陆。

最有力论据为只有独立此大陆形式政府方能保障大陆和平免受内战，别无他法。余所惧者，唯恐极有可能现与英国和解，某地随后暴动，其致命后果更甚于英国不良企图。

英人暴行已损人无数；（未来同遭厄运者亦将数不胜数。）吾等未蒙其害，感受与彼等受害者有异。彼等之前享有自由，为报国而牺牲，于今身无长物，不齿于臣服。再者，殖民地对英政府之情绪宛如即将成人之青年，不屑一顾。未能维持治安之政府不成政府，吾等只是白纳税款；若然和解之后民间暴动，英国何所为？彼权力纸上文章而已。余听闻未经深思之言论，谓恐惧独立导致内战。如此初始意见流于粗疏；弥补关系之顾虑十倍于独立。余为受害者抗议被逐家门，财物受损，前途尽毁；受害之人岂会渴求和解声言，亦不认同受此限制。

殖民地欢迎服从大陆政府，明白事理者对此放心满意。若然些许担心任一殖民地优越于其他，实属无知荒谬。

彼此既然相等，并无优胜问题，亦不引人犯错。欧洲众共和国和睦共处（可谓经常如此）。荷兰瑞士对内对外皆无战争。然君权国家岂会长治久安，国内恶棍处心积虑垂涎皇位久矣；皇室惯常骄傲无礼，每生事端与外国势力冲突；然共和政府以较自然原则组成，能以谈判纠正错误。

如确实担心独立，实因未有定下计划，人民前路未明。余为启动讨论，野人献曝，卑之无甚高见，祈望抛砖引玉，集思广益，有识之士发扬光大。

议会宜每年一任，由总统出掌。代表应更平均，处理事务尽为国内之事，受大陆国会节制。每殖民地宜分为六、八或十个大小适当区域，各区派适量代表参加大陆国会，故每殖民地代表不少于三十。大陆国会全体代表不少于三百九十。每届国会选总统，程序如下。与会全体十三殖民地抽选其一，与会全体代表票选该州代表一人为总统。下届大陆国会撇除上届已抽选之殖民地，同上法十二殖民地抽选其一；如此类推，直至十三殖民地轮流上庄。为保证通过法律皆为妥当，所谓

多数应不少于国会代表五分之三。政府公正组成，挑唆不和者唯有投身魔鬼。

棘手之事，即大事由何人主催，作法如何；为今之计，应由百姓与管治者之中介行事：国会与人民之间宜设大陆议会，其作法与因由如下。

各殖民地委代表二人，国会议员共二十六人为委员会。各州都会选举州议会代表二人与人民代表五人，代表全州参加；为求方便，可由二三处人口众多地区选出代表。因而组成之议会结合知识与权力两大组织要则。国会、州议会代表具国家事务经验，胜任议员职责；整体有人民授权，具真正法定权力。

与会代表宜草拟大陆宪章或联合殖民地宪章（响应所谓英国大宪章）；确定选举国会议员、州议会议员之人数方式，开会日期，划分两者之间行政管辖界限。（必须紧记吾人以全国为力量，非各州也。）宪章以良心指引，保障全民自由财产，尤其宗教自由，以及其他必要事项。议会随后解散，依据宪章选举大陆立法者州长：愿上帝保佑彼等平安幸福。亚门。

政治观察家 Dragonetti《论美德与德报》有言：「政治家谋略在乎确定幸福自由之真义。能以最少国家成本，得最大个人幸福，永为后世感恩。」余谨以此言与此等人士共勉。

有人或问美洲皇帝何在？余告之皇帝居于上天统治，非如大英皇家畜生荼毒生灵。吾辈若不失世俗之礼，需庄严择日宣告宪章，陈于神喻之前，为宪章加冕告知世人吾人赞同之皇权：法律为美洲之王。专制政府，王即法律；自由国家，法律即王，并无他者。为免后患，宜于庆典结束后废除冠冕，散落享有权利之人民。

享有自身政府乃吾人天赋权利。仔细思量人事多变，于有余力时以冷静审慎态度组织自身宪制，比诸如此大事留待日后处理更显明智稳妥。若非如此，草莽之徒或许利用民众不安情绪，结集亡命不满之徒攫取政权，以洪水之势扫除大陆之自由。若美洲政权落入英国，局势动荡，岂非诱使亡命之徒不顾一切冒险一试，英国岂有能力援助？英国还未知悉其事，已大事不妙；吾辈屈从征服者，一如屈从英人。汝等现今反对独立，知否汝大开中门，迎来无穷暴政。千万人以驱逐野蛮势力远离大陆为荣，此势力煽动印第安人黑人与吾辈为敌；此暴行双重犯罪：吾等被残忍对待，彼等背信弃义。

与不足为信之人为友，愚也；吾等情绪备受折磨，深恶对方，与之为友，愚也。彼此即有善意，亦日渐消磨；如因缘已尽，会否感情增加？如争端十倍于过往，会否更表同意？

汝等劝喻和谐和解，能否命时光倒流？能否予娼妓重拾贞洁？汝等亦无力和解英国美洲。最后纽带已断，英人言论责备吾等。有天理不容之伤痛；如天道宽恕，则不成天理矣。情人无可宽恕奸其妇人之罪人，大陆无可宽恕英人凶徒。上帝赋予吾等如此永不磨灭感情，自有其智慧，保护吾辈心中上帝形象，使吾等有别于普通动物。若然吾等麻木不仁，社会契约解体，公道荡然无存或

若有若无。若然吾等忍辱之伤痛未能激发伸张正义，盗贼凶手每多逍遥法外。

汝等热爱人类之人！汝等敢于反对暴政暴君之人，揭竿而起！旧世界处处压迫。自由无处容身，亚洲非洲早已扫地出门，欧洲视同陌路，英国声称逐客。善待逃亡难民，及时为人类准备避难所！

论美洲目前能力：附感言

英国或北美，余所见者皆坦承两国迟早分立，然而从未见吾等如斯毫无准备讨论大陆独立之成熟条件。

大众同意方案，然而关乎时间意见不同，为免犯错，宜先概览情况，策划合适时间。余以为时正逢辰，毋需多言。机缘巧合，顺水推舟。

吾人强势在乎团结，非以人数，人数亦足以抵抗世间武力。斯时大陆武装军队，世上无双；众志成城则万事皆可，殖民地各自为政断难成势。吾人陆军绰绰有余，海军未如人意；如英国掌控大陆，岂会坐视美军壮大，百年以内难有寸进，实情更为艰难，吾国木材日渐减少，仅余木材地处偏远，采购不易。

若大陆人口拥挤，目前情况苦不堪言。海港城市愈多，防守要求愈多，损失愈多。幸现今人口符合吾等要求，人皆有其任务。贸易缩减足以资助军队，军队所需启动新贸易。

吾人无负债，为此缘故欠债将为吾辈德行光荣纪念。若留传后世固定政府形式，独立宪制，付出任何代价皆为便宜。若只为废除几项恶法抗议现在政府，花费巨款并不值得，亦是残酷对待后代；留传后代唯有未竟任务，别无好处之债务。此非君子所为，只为狭隘心胸卑微政客想法。

大事有成，毋需顾虑负债。国家必有债务。国债即国家债券；若无利息支付，无庸烦恼。英国负债一亿四千万英镑，利息逾四百万。英国负债，拥有强大海军；美洲无债务，海军付诸阙如；以英国国债二十之一，吾等可有同样强大海军。英伦海军仅三百五十万英镑。

如下计算未见于本册子初版，释之证明以上估算有根有据。参见 Entic《海军史》绪论 56 页。

据海军大臣计算，各级船舰连同桅杆帆桁船帆索具，水手船夫八月食粮，其造价：百枚火炮船舰 35,553 英镑（下同）、九十枚者 29,886、八十枚者 23,638、七十枚者 17,785、六十枚者 14,197、五十枚者 10,606、四十枚者 7,558、三十枚者 5,846、二十枚者 3,710。

据此极容易总计英国海军 1757 年极盛时期舰数火炮之总值：百枚火炮战舰六艘，单价 35,553（英镑，下同），总值 213,318；九十枚者十二艘，单价 29,886，总值 358,632；八十枚者十二艘，单价 23,638，总值 283,656；七十枚者四十三艘，单价 17,785，总值 764,755；六十枚者三十五艘，

单价 14,197，总值 496,895；五十枚者四十艘，单价 10,605，总值 424,240；四十枚者四十五艘，单价 7,558，总值 340,110；二十枚者五十八艘，单价 3,710，总值 215,180；单桅船爆破船火攻船等单价 2,000，总值 170,000；以上总值 3,266,786；余为火炮 233,214，总计 3,500,000 英镑。

美洲位置比世上任何国家适当，更能自力筹建舰队。柏油木材铁矿绳索尽皆国内天然产品，无需外求。荷兰出租军舰予西班牙葡萄牙人，获利甚丰，然所用原料大多国外输入。吾人应视建造舰队为商业举措，本国制造优而为之，至为有利之投资。海军建成之价值高于代价；统一贸易国防诚为上算国策。故勿论战舰是否吾等所需，建成容或出售，吾之纸币换之以金银。

配置舰队人员，观念经常犯错；水手不用四分之一。〈恐怖号〉死神船长参战激烈，船上水手廿人而矣，然人员编制逾二百。数字练达水手可指导勤奋旱鸭兵丁处理船上工作。吾辈未有开展海洋事业，徒令木材闲置，渔业困顿，水手船工失业。新英格兰州四十年前建造七八十枚火炮战舰，何不现今建造？造船为美洲最自傲事业，必将傲视各国。东方大国大多位处内陆，无可匹敌美洲。非洲乃蛮夷之地；欧洲任何强权概无一如吾国之漫长海岸，原料供应。上天赐予，一方慷慨，一方吝啬；唯美洲两者兼有，所缺者自由也。俄帝幅员广大，惜无海路，森林柏油铁矿绳索取之不尽，惜只为商品而矣。

出于国防考虑，吾人岂能缺乏舰队？六十年前吾等身无长物，家财散放街头田野，夜不闭户；今非昔比，吾等财富增加，自卫方式应与时并进。年前海盗可上溯特拉华河，随意勒索费城居民；其他地方亦然。剽悍之徒以双桅船配置十四十六枚火炮，即可洗劫大陆，掠夺半百万钱财。情况堪虞，海防实有必要。

或有谓吾等与英国和解，可得其保护。难道彼等愚昧以为英国因此驻军于吾国海港？常识告知吾等镇压吾人者极为不宜保卫吾人。假友谊之名征服吾人；吾等长期英勇抵抗，终受骗为奴。若彼船舰不容进入吾国港口，何能保护吾人？海军远在三四千英里，功用有限，突然紧急则全无用处。吾人若要自保，为何不自我动手？为何以他人之名？

英舰名单既长又多，唯可用船舰不及十分之一，更多已名存实亡；若船舰只余木板，港口可用之船不足五分之一。东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及其他英势力地区各有急务，海军疲于奔命。出于偏见疏忽心理，吾人有敬畏英海军之假象，言谈以为吾人立时要对抗全体海军，亦因同样理解以为吾等海军必要同样规模；想法并不实际，徒被隐藏身份之英国托利党人作为打消吾人初步计划之借口。此实大错特错；若美洲海军实力有英军二十之一，势将超越彼等；因吾人别无域外统治，全体海军尽布防本国海岸，比诸前来进犯，回航补给接载新兵，来回奔波三四千里，吾人长期有倍计优势。英舰控制吾人之欧洲贸易，吾人亦控制其与西印群岛贸易，概因群岛毗邻大陆，全在掌控制之中。

若确认要有常备海军，必要设法于承平时期保持海军兵力。可以重赏鼓励商人建造商船配置数十枚火炮（赏金视乎载货容积损失）；有船五六十，另有多艘值勤舰，已可保持足够力量之海军，

吾人不致承担极度困扰英国之坏事，舰队于承平时期呆困船坞腐烂。商业国防力量结合为精明政策；吾人兵力财力相辅相成，无庸恐惧外敌。

国防用品吾皆丰藏。苎麻处处，索具无缺。铁矿质量胜于他国，小型武器可比任何国家，吾等可随意铸造大炮，日产硝石火药。吾人知识与日俱增，意志坚定，勇气永随。吾等何所求？吾人因何犹豫不决？求诸英国，唯毁灭而矣。若英国重行介入美洲政府，大陆非再乐土。猜忌纷起，暴动不绝，谁能平息？谁愿冒生命危险挽救同胞免受外国统治？宾康二州处理未定边界，足见英国政府无关重要，亦充分证明唯大陆政府方能管理大陆之事。

现今为大好时机，其理在于吾等人数愈少，有待占据之地愈多；与其皇帝妄作乱为封赠不值一文之属臣，此等土地可用于偿还当今债务，以经常维持政府。天下无一国家有此优势。

殖民地皆为新兴州省，乃支持而非反对独立之有利论据。吾等人口刚好足够，如人数再多，稍有影响团结。颇堪注意一国人口愈多，军队愈少。以军人数目计，古人远超今人：道理显而易见，皆因贸易乃人口成果，专心商业乃至无意其他事务。商业降减爱国军事防御精神。历史充分告知吾人至勇事业每成于建国之始。英伦商业发达，渐失精神。伦敦虽人口众多，每以懦夫耐性忍受接二连三侮辱。可能失去之财物愈多，更是不愿冒险。富人多是恐惧之奴隶，摇尾乞怜宫廷势力。

个人然，国家然，培养良好习惯应于青年时节。若是五十年后大陆结合单一政府，虽非绝不可能，难矣。贸易人口增加所致多种利害关系，多生混乱。殖民地彼此相左，自以为是而不屑彼此相助，敝帚自珍致有识之士感叹未有及早联盟。现今为建立联盟之大好良机。青梅竹马之情，患难相交之谊，至为历久弥坚。吾国联盟两者俱备：襁褓之年，苦难共当；吾辈宜团结抗拒灾难，为后世开创难忘年代。

自身组成政府，时机稍纵即逝。多国痛失良机，未有自行立法，颓然接受征服者之法。彼等先有皇帝，后有政体；实应先制定政府条款宪章，其后委任执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人应把握时机，伊始之时建立政府。

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剑下颁布法律；若非吾等同意美洲政府以合法权威组织，唯恐走运恶棍窃国，以同样态度对待吾人。此其时吾辈自由何在？财产何在？

论及宗教，保护挚诚教徒乃政府必然责任，余未闻政府事务如斯重要。宜放开心扉，抛开各宗教吝啬之徒不愿舍弃之自私原则，即可立时清空恐惧。卑贱心胸，伴之者唯猜疑，亦为幸福社会之祸根。余坚信全能上帝意愿众生信仰宜多种多样。基督宗教弘扬仁爱于广阔园地：若吾辈思想方法归一，吾人之宗教意向尚待验证；依此自由原则，余视吾人之宗教派别为一家子女，唯基督之名有不同。

上文略论大陆宪章之规范（余只提出建议而非计划），不揣冒昧重提，余着意宪章应理解为神圣

责任盟约，人人参与维护各自宗教择业自由或财产权利。密实契约正确计量，方可维系长期友谊。

上文提到代表必要广泛平等；此实为重要政治问题。选民人数少，代表人数少，皆为危险。代表人数不多且不均，危险更大。试举一例；陈情者逞请愿书予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与会议员二十八人；勃县议员八人一致投票反对，若七名契县议员步其后尘，一州之政实由两县操纵；经常有此危险。该院之前开会已超出权限，不当影响议会代表，应当提醒百姓警觉如何托付手中权利。极少数人于议会外制定代表指引，交由议会代表全殖民地通过；指引意义内容即学童亦不齿；若是殖民地同人知悉议会就必需公共措施之决策，定必毫不犹豫认为议员辜负托付。

事情迫切，往往权宜行事，久而久之则为欺压。权宜不同于正当行事。若要共商国难，指派各地议会人士商议解决方为良计；彼等处事智慧免大陆陷于免于毁灭。国会已然设立，渴求良计必要考虑方法选举议会议员。余提问人类研究者：同一人群兼有代议及选举权力容或过大？为后代着想，应紧记德行并非遗传之德。

金玉良言学自敌人错失，促使吾等理解错误根由。财政委员蔑视纽约州众议院请愿书，谓议院仅二十六人，不足以适当代表全体。吾人感谢如此非出本意之诚实。

总结而言，姑勿论看似奇怪，故勿论彼等不情愿有此想法，皆无关宏旨，然亦可给出有力显著理由，以表唯有公开决断宣布独立方能快快解决吾人问题。其要点如下：

其一，任何两国交战，国际惯例由旁观国家调解，提出和平先决条件。然而美洲自称大英子民，他国家纵有意愿亦不能提出调停。于此吾等争执永无休止。

其二，以为法国西班牙有助于我，不合情理，如吾人打算只利用援手以弥补裂痕，巩固英美的关系；如此一来于法西有损。

其三，若吾人依然自奉为英国子民，外国必视吾等为叛徒。以子民之名揭竿而起，外国担心如此先例危及和平；吾人在地可解决此矛盾；若既称子民，又要抗命，如此巧思实难为老百姓理解。

其四，若吾人发表宣言，分送外国朝廷，陈述吾等所受痛苦，寻求解救之和平手段已断然无效，同时宣布英人暴政统治，吾人无得幸福安全，被迫割断一切联系；同时保证外国朝廷吾人愿与其修好通商之和平意愿；一纸宣言为大陆带来好处，远胜以请愿书船载英国。

以吾人现有之英国子民身份，外国朝廷惯例与吾等不相往来，吾人必须独立方能与各国平起平坐。

如此过程既新奇亦困难，但一如吾人经历之其他步骤，不旋踵即变得熟悉可行。大陆一日不宣布独立，嗟跎岁月，宜速解决不悦之事，却日复一日耽搁延迟；自知事情非办不可，唯是不愿动手，只望事过境迁，却念念于兹不得不为之。

三版附记

本册子初版问世当日，城中流传英王演词。若神灵预告本册子发行，时机何其巧合。彼方无理取闹，更见吾人贯彻宣言之必要。英王演词，读之唯仇恨而已，其唬吓人心，反为独立之刚强原则铺路。

无论动机为何，事之以礼甚或默不作声，为害之处是稍微赞同卑鄙恶毒行为；如此言有理，国会百姓应咒骂英王之恶毒演词。

然而国泰民安端赖所谓「国民风度」之贞节，遇事以默然鄙视处之，而不示之以憎恶新手段，唯恐保国安民之监护者以为新事。或因如许谨小慎微，至今未有公开谴责英王演词。即便称为演词，演词其实肆无忌惮，蓄意诽谤真理、百姓幸福，人类存活；此乃庄严自负之法，牺牲人类奉献狂妄暴君。

此实为集体屠杀人类，乃君王特权及必然结果；彼等不知有天，天亦不知有彼；王为吾人所造，然彼不知吾人，反为吾人之神。演词唯一好处为其无意欺骗，即使吾人情愿，亦不可能被骗，满纸蛮横暴虐不容吾人迷惘：即在阅读之时，每行字句使人深信狩猎树林赤身粗野之印第安人，野蛮不如英王。假定 John Dalrymple 爵士曾撰哀鸣阴险之《英人致美洲居民书》，描述在位皇帝真性情（诚非聪明事也），想当然以为美洲居民震惊于皇帝吹嘘描述。据作者言：「尔等赞扬吾人并无不满之政府（意谓撤销印花税法案之 Rockingham 侯爵），而不赞扬君王，是为不公，概因君王肯首，彼等方可行事。」此为有见证之保皇主义！此为毫不掩饰之崇拜。若是无动于衷听取容忍如此主张，即为放弃理性，背弃人格；抛弃人类应有尊严之余，更自我沉沦为禽兽，一如毛虫卑鄙爬行世上。

然而，英王言行于今无关重要：彼破坏道德与为人义务，践踏天性良心，以傲慢残酷一贯宪制精神，自招世人憎恨。自寻出路方为美洲利益之计。美洲有责照顾年轻家庭，不应以家财支持羞辱人类及基督教徒之强权；掌权者有责监护国家各宗教教派之道德，汝等身为公共自由保护者，更应如此；汝等欲吾国吾土无受欧洲腐败沾染，心中必暗求独立。各人宜各自反思道德，余之见解如下：

其一，美洲利益，唯脱离英国。其二，和解抑独立，何者容易实际？余以为：

就脱离英国而言，若余判读正确，可提出大陆世故贤人见解；彼等卓见至今未见披露。彼等见解实际是不言而喻：国家依靠外国，商业受制，立法权力受缚，永不能跻身重要地位。美洲发展各国历史无可比拟，然美洲未知富裕；如能自掌立法权力，前途无可限量，目前成就初始而已。此其时英伦傲慢觊觎即使如愿亦无好处，大陆对此犹豫忽视则导向灭亡。英伦得益有赖北洲贸易，非征服美洲，如两国一如法西相互独立，庞大贸易持续：概因物品大多未有更好市场。现时应争

辩唯一主要问题，唯本国独立于英国；一如因有所需而发现之真理，将日益清楚有力。

其一，此事必然发生。其二，拖延愈久，完成愈难。

余经常参与公共集会私人聚会以自娱，静听未经深思似是而非谬论。余所听所闻，以下最为常见：冲突早发四五十年而非如今，大陆更能摆脱依赖。余见以为从上次战争可知，吾等军力于此四五十年间势必倒台。大陆将无兵卒，亦无将军；吾人及后代将如古代印第安人于军事一样无知。留意此论点将无可置疑证明当今为最好时机。论证又变为：上次战争结束，吾人学会经验，唯人数不足；四五十年后，应有足够人数唯没有经验；故此适当时机应为两极端之间某时刻，既有充份经验，人数亦有相当增加。现今即为最适当时刻。

读者诸君见谅离题说话与开始讨论之问题无关，重回论点如下，即：

若然与英国破镜重圆，彼等依然保留美洲统治主权（就目前事态而言，完全放弃此论点），吾人丧失偿还债款能力，亦无力举债。加拿大扩大边界，州省边远土地价值被暗中剥削，每百英亩仅五英镑，以宾夕法尼亚币计，总值有二千五百万；免役税英亩一便士，年达二百万。

出售此等土地已足以减债，任何人不致受累；免役税得以减轻，日后并可支付政府每年开支。出售土地得资还债，债款偿还期限无关宏旨，一切行事暂交国会作为大陆信托人办理。

讨论其二问题，即和解或独立，何者为最简便实际；并顺作说明。

以天道为指引，立论结实，余据此概括回答独立实为简单路线，存于吾人内心；和解则错综复杂，宫廷奸诈无常翻云覆雨；答案显而易见。

仔细思量，美洲现况确实严峻。无法律，无政府，除因授权建立之权力别无其他，以并无先例之感情维系，然而感情易变，隐秘敌人亦密谋破坏。吾人现况；有立法无法律，有智慧无规划，有宪制无正名；奇哉怪也者，既然自主独立却乐意争取依赖。此实史无前例，未之见也，无人可说明究竟何事？当前毫无约束状况，人之财产不受保障。百姓心无所从，目无确定目标，追求幻想流言。无事视为犯罪，无叛国；人人随心所欲。若托利党深知法律处以极刑，断断不敢纠众闹事。英军俘虏与美洲居民武装起义，区分者则前者为俘虏，后者为叛徒。一人失自由，一人掉脑袋。

吾等纵有智慧，行动未见果断，反而助长纷争。大陆皮带带扣过松；如不未雨绸缪，万事难成，只得身陷和解独立两难之局。皇帝庸臣重施故技分裂大陆，吾等亦不乏作者忙于散布似是而非谬论。纽约报章数月前刊载巧言假意来函，足证不学无术不诚不实。偷摸侈言和解，易事也；可曾认真考虑任务之难，若然大陆分裂有何险境？可曾兼顾本身与处境有异之他人？可曾设身处地念及全已损失之受难者，为保国放弃一切之军士？倘不顾他人只为私人情况胡乱建议和解，众人必谓「彼等喧宾夺主。」

或谓回复吾人 1763 年地位。余以为此要求英国已无力遵从，亦无意提出；即有提出得到允许，余不禁追问有何良计迫使腐败无情宫廷遵从？另一议会或会推卸责任，以武力强加于我，以未经深思熟虑为借口，即本届议会亦然；如此这般，吾人何所纠正？势不能与各国诉讼；大炮为皇帝讼师；判案者武者之剑，非公义之剑。立足于 1763 年地位；法律回复旧观，吾人处境回复旧观，被焚被毁城镇重建，私人损失得以补偿，国防公债得以偿还，以上种种依然未够；若非如此吾人处境百万倍更甚于该令人称羡之时期。若于年前满足此等要求，或可赢得大陆心悦诚服，唯是至今曲突徙薪，为时已晚。

只为强制取消财法而动武，于天理不容，犹如动武强人臣服亦属违背人情。两者之目的不值如此手段；人命可贵，不应浪掷于如斯小事。威胁吾人生命者，暴力；破坏吾人财产者，武力；侵犯吾国者，以火以剑；有此情况吾人安心使用武力：一旦必要自卫，必应终止臣服英国；宣告美洲独立始于首响枪声。此路线前后一致；既非任意划出，亦不因野心延长，全因非由殖民地自主之多起事故。

余以适时善意提示总结。吾等应思考实行独立其法有三，任一迟早决定美洲命运；即是：人民议会合法呼声，军事力量，群众起义。兵士皆公民，群众皆理智，不尽皆然也；余已提及德行非遗传，亦非一成不变。如国家独立实现于人民议会合法呼声，吾辈有良机建立世上至高尚至纯洁之宪制。自洪荒以还，始见有此情况。新世界诞生在即，如欧洲人口众多之男女因子月间之事件取得本份自由。深思之下颇觉惊人，以此立论，世间大业在即，少许懦怯偏私小人吵闹小事何足挂齿。

若然忽视当前有利美好时光，独立或由他法致之，后果或由吾人自承，或责诸不经思考贸然反对之心怀偏见心胸狭窄小人。众多理由支持独立，可供私下三思而非公开讨论。吾人毋庸辩论会否独立，而应立足稳固可靠正当基础，热切达致有成，为未有开始而感不安。独立之必要与日俱增。众人中即使保皇党人（吾辈或有其人）理应更热衷倡议：原先委任委员会保护彼等于民愤，合理妥善政府亦为唯一之法保护彼等安全。如彼等德行不足为反皇党人，亦应有远见赞同独立。

总而言之，独立为团结吾人之唯一凝聚，方可遥见目标，方可听而不闻奸诈残暴敌人之阴谋。吾人然后有正当立场对付英国;有理由可断言英国宫廷与北美联邦谈判和平条款，而非与其称为「叛民」谈判妥协之议，其自尊受损稍轻。吾人嗟咤岁月，助长其征服之欲；吾人进展缓慢，适足延长战争。吾人中止贸易以申诉不满，然成效不佳，不妨试行新法：自行纠正，然后重开贸易。英伦商贾明理之士依然与吾等为友；和平贸易远胜战乱无贸易可言。若彼等拒绝建议，亦有其他宫廷可议。

余于此结束陈辞。册子旧版之主张，未见有人异议，反证主张无从驳倒，或赞成者众，无法反对。与其以猜疑忐忑之心互相观望，吾人应伸出真挚友谊之手，携手一笔抹掉之前纠纷。独立党保皇党之名绝迹；吾人彼此称呼，唯良民挚友、品德高尚拥护人权以及自由独立之美洲联邦。

致教友派教徒函件

致教友会众代表，或众多关注题为〈教友会教徒致普罗大众，重申关乎皇帝与政府之古代证辞与原则，并谈及美洲各地之骚乱〉新近文章之各位

笔者为少众，从不嘲笑捉弄或无聊反对任何教派以侮辱宗教。以宗教而言，人人向神而非向个人负责。本人致函各位，非因汝等为宗教团体，实因作为政治团体，汝等涉足汝之平和原则指示不应插手之事项。

汝等无合法权威代表整体教徒会，笔者亦无权威代表赞同作品及原则之众人，唯汝证辞既然反对，笔者为求与汝对等，唯有自任代表：余之立场为众人立场，方便汝等发现不见于本身之本质。概因余汝皆无政治代表之权利名衔。

人偏离正道必摔交跌倒。观汝发表证辞之态度，显见政治（以宗教组织而言）非汝正业；汝看来修饰得宜，实极不明智混杂好坏，由此得出之结论既不自然亦不公正。

余赞扬证辞首两页（整篇不过四页），望汝以同等礼貌相待，概因热爱渴望和平不止限于教友会主义，实乃所有教派之自然宗教愿望。众人正致力建立本身之独立宪制，吾人之希望目标，因吾热爱和平而优胜他人。吾等之计划为万世和平。吾辈厌倦与英国争夺，唯有分离方可真正结束。吾人始终如一，如今承受邪恶与负担，只为引进万世和平。吾等始终不懈，致力于分离解散以鲜血染红吾人国土之联系，联系虽名存实亡，亦为两国危害之致命原因。

吾人开战，不为报复不为征服，不为骄傲不为激情，不以舰队军队侮辱世界，不为掠夺而肆虐全球。于家园葡萄树荫，于吾人房舍土地，彼等袭击吾人，此为针对吾人之暴力行为。吾等视敌人为入侵家园劫犯，既无民事法律自卫，唯有以军力以利剑惩罚，在非常情况施之以吊死绳索。大陆处处百姓受苦受辱，吾人感同身受，然汝麻木不仁，汝之证辞非以此为立论。灵魂宗教不应冷漠，基督徒核心不应偏执。

啊，汝只部份实践本身承认之原则！若然携带武器有罪，先启战衅更甚，蓄意攻击实有别于无奈防卫。

若汝不以宗教作玩意，出自真心宣扬，取信于世必要对武装敌人宣扬汝之宣言。证明汝之诚意必要教诲英国皇室，波士顿司令，蹂躏吾土沿海之将领船长，奉汝承认臣服之皇帝命令行事之杀人歹徒。若汝有 Barclay*之真心真意，汝应教诲皇帝忏悔，告知皇室暴君彼之罪孽，警告彼人永恒荒凉。汝不应只谩骂受伤受辱之人，应如忠实教士大声疾呼一视同仁。汝无需高叫汝被迫害，亦不应架罪于吾等，汝自作自受，吾等宣告世人：吾人埋怨非因汝为教友派，实因汝假装教友派，实非教友派。

* Barclay 致查尔斯二世：「汝尝透繁华逆境，应知被逐出国，被推翻及统治，觊觎皇位之滋味；汝曾被欺压，应知欺压者神人共愤。如此警告宣示，如汝不全心事奉上主，忘掉上主于汝有难之时为汝分忧，自我放纵于欲望虚荣，汝之谴责必然严重。小人陷汝于邪恶，诱惑汝犯罪，普世良方唯在汝良知照耀之基督光芒，既不奉承汝之罪行亦不令汝受苦。」

唉！汝之证辞行为，部份趋向认为所有罪行归因百姓携带武器。吾人以为汝之良知部份有错，概汝语调一视同仁：吾人难以苟同汝虚假顾虑，吾人所见犹如有人慨叹世上财神，然而营营役役，死而后已。

证辞三页引用《箴言》：「人之所行若得上主喜悦、上主使其仇敌与他和好。」此实不智，概因等同证明希望支持皇帝行事方式未得上主喜悦，若非如此，皇朝已安享太平。

上文只为引言，下文讨论证辞余下部份，即：

「因吾人被要求宣示长存吾人内心基督耶稣之光，吾人之判断与原则即是皇帝政府兴衰皆上帝特权；上帝自有主意，毋需吾人插手想点子，无需在本份之外忙碌，更无需策划设计破坏或推翻任何〔皇帝政府〕，只需为皇帝祈祷，祈求国家安全百姓幸福：上帝在吾人之上设置政府，使吾等安享太平，安份守纪。」此等若是汝之原则，何不遵从之？何不撒手不理，任由上帝管理本身之事？些等根本原则告诫汝以耐心与谦逊等待公共事件，盖因万事皆神旨意。如汝诚心相信，政治证辞又有何用？发布宣言即谓汝或是口是心非，或是言行不一。

教友派主义之原则直接使人成为任何在其之上政府之顺民。如设置及推翻皇帝国王为上帝特权，吾人必不夺其特权；唯是原则本身要求汝等同意皇帝发生之任何事情皆为上帝作业。Oliver Cromwell 感谢汝。查尔斯皇帝非死于凡人手上；如今在位之骄傲模仿者如英年早逝，证辞之作者发行者受内容所限，亦应欣然接受事实。皇帝退位非因奇迹，政府转换别无其他，只因一如吾人现正使用之常见人为手段。犹太人流离失所虽由救世主预言，亦受武力影响。汝拒绝一方手段，也不应干涉另一方，只应对问题保持沉默；除非汝提出神圣权威，证明创造此新世界并尽可能置之于东西方向远离旧世界之全能上主否决其独立于腐败和被弃之英国皇廷；除非汝能做成此事，汝又何能以汝原则为由解释煽动百姓「坚定团结对付讨厌之著作措施宣称意图断绝吾人与大英帝国之幸福关系，断绝吾等公正及必要臣服于有合法权力管治吾等之皇帝。」如此巴掌掴脸！上文谓应默然接受皇帝政权之列序改变处置，尽在上帝之手，现又重提原则插上一手。宣言所示是否导致以上公正引述之结论？如此前后矛盾诚属显而易见，如此荒诞岂能不被嘲笑；理解此理者已为失去信心政党之狭隘执拗精神所遮掩；因不承认汝为教友派整体组织，只是少数派系。

结束检查汝之证辞；（余呼吁无需如汝如此厌恶拒绝，只需阅读公平判断），余附添数言：「立废皇帝」大概意谓立为皇者尚未在位，废其帝位者已然在位。敢问与当今问题有何相关？吾人既非立帝亦非废帝，与彼等全然无关。多方察看汝之证辞只有羞辱汝之判断，见诸众多理由宁可噤言更遑论发表矣。

其一。证辞趋向弱化及批评宗教，使之成为政治争端部份，此实为对社会之最大危险。其次。因其揭示有人关注赞同，部份实则反对发表之政治证辞。其三，证辞倾向破坏汝近日以自由慈善捐赠于大陆建立之和谐与友谊；维护和谐与友谊至为重要。

余告别汝时心无愤怒怨恨。彼此既为汉子亦为基督教徒，余挚诚希望汝永远充分享受公民宗教权利，亦祈求汝以身作则，保障他人权利；唯汝交织宗教政治之不智例子，应为美洲全体百姓否认拒绝。